# 帝国阵营

一条大河穿过中原大地,河畔有一群人在生活。耕种狩猎,不断有其他人来到这里,形成聚落。有的人不事生产,却想统领众人。追踪猎物向外探索,也终于遇到了其他聚落。内忧外患,大河泛滥,多难兴邦。天降圣王,内平纷争,外御群雄,他带领民众备军治水,终成邦国。他们的势力向外不断扩展,终于抵达了中原之外。那里有更大的世界,也有太多人非我族类与我不同。林边人,高地人,河泽人,岛民与草原人。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喜好战争,也不是所有人都享受和平。经过一段相互征伐的岁月,终于高祖临世。他早年间励精图治,壮年时挥师远征。虽然他于征服林边人的战场陨落,但留下了帝国的火种。一代代贤王,由雄将名相辅佐,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传承着帝国的信念。现时,武帝当政。高地人、林边人、河泽人、岛民皆已称臣。为了歌颂他的英名,人们称他为帝皇。而如今,帝皇已经年迈,但他仍在凝视着北方。在那片辽阔的草原上,还有最后的敌人,在威胁着帝国的边疆。

#### • 御林军-卫远征-中原人

瘦弱的中原人,之所以能统御天下,这些重甲的战士实在功不可没。结阵时,他们与手中长枪一起,化身钢铁丛林。这里不需要自命不凡眼高于顶的人。荣誉与奉献的背后,是严苛至极的训练,以及随之而来铁一般的纪律。从来没有一个集体,能够像他们那样,迎着敌人的冲锋与箭雨,向前,向前,最终将帝皇的旗帜插遍世界。

### • 裂山营-冯不破-中原人

中原人非常善于学习。在征服高地人的过程中,中原人震慑于对方非凡的组织能力。经过谦虚的模仿与艰难的改变,组建了裂山营。他们不再要求绝对的服从,而是把权利下放给把哨官、旗总乃至最底层的队长。奇迹发生了。仿佛存在统一的智慧在指引着这些手持长矛与大盾的战士,他们可以用复杂多变的战术碾碎各色敌人。他们用一场接一场的胜利,震惊了整个帝国。

#### • 铁碎营-孙猛-林边人

高大威猛的林边人十分高傲,但他们才是最勇敢的战士。彼时,他们身着兽皮手持战斧,就给帝国造成了无尽的麻烦。而现在,帝国用重甲与长刀武装了他们。飞将军曾在酒席中说过:"发愁啥?把小伙子们扔到最难打的地方,你只管等他们把敌人杀光?"这不是在开玩笑。

## • 百足营-范佳巫-河泽人

河泽人非常难缠。百足营的战士像他们的商人一样精明而善于忍耐。他们在战场上倏忽左右,总是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他们的任务从来都不 是歼灭敌人,而是裹挟着敌人的行动,让敌人痛苦而迟缓——在绝望中等待帝国的制裁。

## • 千机卫-谢东辰-万岁山

没有人知道群山之民何时出现在中原大地上,只知道他们来自万岁山的深处。他们衣带飘飘,长须长发,好似神仙。他们说要进献机巧之术,却换来满朝嗤笑。然后他们抬机括,上弹,扣动扳机。瘦弱男子抬手便射穿了朝堂另一端的朝臣。帝皇当然乐于用一条贱命换来这些技术。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被武装起来。而在之后的战场上,便是箭雨遮天。

#### • 射日营-羿天光-高地人

高地人的弓箭与猎人一样有名。他们能用坚韧的手指更快地拉动弓弦,居然可以迎着风让羽箭飞得更远。他们说这是因为狩猎之神苏希特的加护,而帝国的学者们却说,这只是因为他们从小就与弓箭相伴。即便帝国已经拥有了千机营,但是这些长弓手依旧无可替代。他们张弓如满月,让死亡从天而降。

## • 鲨齿营-望海潮-岛民

帝国的学者们始终不明白,为什么世界上最好的轻步兵来自群岛之间。又黑又瘦的岛民桀骜不驯,整日与大海相伴。学者们相信这营造了他们强健的体魄与悍不畏死的气概。他们让帝国征服岛民历程无比艰难。他们总能让敌人想起鲨鱼,毒蛇,秃鹫。而现在,他们成为了帝国华丽战袍下的一柄匕首,见血封喉。

## • 长生军-岳侯-中原人

并不是所有的草原人都是敌人。那些归顺的牧民为帝国带来了战马,帝国得以供养唯一的骑兵部队。这些战士身披重甲,手持步骑两用的长铩与 盾牌。平日里守卫皇城安危,战时则驰援各方。长生者,愿国祚绵延,愿帝皇万寿,也愿这支军队成为帝国的不朽栋梁。

#### • 火军-丁满-中原人

群山之民不光带来了机弩,还改良了帝国中常见的辎重车辆。加高加长的体量,不光可以容纳更多物资,还能成为一个微型的移动碉堡。几辆大车以铁索首尾相连,不仅能提供掩护,还能让战士们用车中的机关对敌人造成可观的杀伤。而围绕在大车旁的战士,也更坚定更追求胜利。虽然有人暗示在了解群山之民的技术之前,应该慎重使用这些装备。可帝国的将军已经迫切地将它们部署在战场上。想这些有的没的?前线将士的生命最重要!

## • 轰天营-石胆-中原人

帝国并非没有弩车,但在它们在弩炮面前就像弹弓一样可笑。群山之民的技术让这些器械威力更大、射程更远、体积更小、更容易维护保养。帝国的工匠把这些东西视作上天的赏赐。他们迫不及待地把手中的废铜烂铁碎了融了,来给这些奇迹腾出地方。战争仿佛变成了一向技术活,只要校正准星然后用力一敲。